

名

人



朱自清

● 姜建 著

● 『名人情结』丛书 ●

陈竹隐



你一定熟悉他们的名字，
但你未必真的走进那属于他
们的感情世界；当你随着我们的学者、
作家的生花妙笔，来到那属于他们
的人生舞台，你一定会惊讶这儿上演的
剧目千姿百态！

情

结

● 名人情结丛书

● 姜建 著

朱自清

陈竹隐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韩亚君

封面设计:李鸿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自清 陈竹隐/姜建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
1995.4

(名人情结丛书)

ISBN 7—5006—1894—8

I. 朱… II. 姜… III. 作家—传记—中国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0611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三河市永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7 印张 3 插页 145 千字

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000 定价:7.50 元



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 1932 年 8 月结婚留影

前 言

一个古老的民族，不仅有它悠久的历史，还有着它那长期积淀下来、令人艳羡的文明。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中国现代文化艺术，为炎黄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这是一片蕴藏丰富的海洋，也是一片群星璀璨的星空。月朗星莹之时，举头远望，夜幕深邃，星河灿烂，不禁忆起那些曾为民族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巨人们：鲁迅、郭沫若、瞿秋白、茅盾、朱自清、徐悲鸿、郁达夫、蒋光慈、庐隐、萧乾、萧红、萧军、石评梅、朱湘，以及胡适、梁实秋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戴望舒……也许这其中的一些人在政治观点上有所差异，甚至对立，但在对民族文化的继承、发扬上，却从各自的角度上，程度不同地做出了他们的贡献。我们这套“名人情结”精品书系，立意想从这样一些文化巨人的身上，通过对他们情感世界、生命历程的细腻描写，来折射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深邃海洋。

与以往的人物传记不同，本丛书选择的是一個新颖而独特的角度，即注重情感世界的开掘。也由此，决定了作品的风格：优美，深情，文采斐然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

丛书的体例，采取上、下篇的写法。上篇重笔描摹文化

DK16/17

巨人们的生活、事业和情感；下篇是夫妇、恋人之间的两地书，谈人生，谈社会，谈理想，谈追求，谈日常生活，谈身边琐事，谈爱……每一篇都是美文，自然动人。个别书稿不分上下篇，原因是书信部分过少，只得以其它内容附录补充。从全套丛书来看，由于上篇“传”的部分比重偏大，故对于作者，我们均以著的方式署名，而未采取编著的方式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对于传主，之于其日常生活、情感世界，以及政治观点等诸方面的叙述描写，我们均主张采取客观的态度，力求达到一种纯然的真实。

这套丛书的作者，或为国家或省属社科院方面的专家、学者，或为国内高等学府的专门研究人员，个别作家更为全国闻名。这些作者，往往兼有学者的渊博，以及作家生动感人的文笔，如此，保证了作品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，同时又极具艺术美感的独特之处。

一九九四年八月

目 录

引子	(1)
第一章 清华情话	(5)
第二章 聚散依依	(57)
第三章 晚霞满天	(131)
尾声	(163)

附录

一 朱自清日记中的陈竹隐	(171)
二 追忆朱自清(陈竹隐)	(180)
三 魂牵梦萦绿杨情(朱闰生)	(205)

——记父亲朱自清与扬州

引 子

一九三〇年八月。

烟波浩淼的东海。

“天津丸”号津沪航班“突突”地冒着黑烟，开足马力向北驶去。

甲板上空空荡荡，乱哄哄的旅客们厌倦了海上风景，早已四下走散，各自回舱，只有几个茶房执事不时匆匆地穿过甲板，洒下一连串细碎的脚步声。

船尾的平台上，站着一个三十开外的中年人，他矮小敦实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白净的圆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透出几分学者的儒雅。他叫朱自清，字佩弦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此刻刚刚结束探亲，乘这条船返回北平。他斜依在栏杆上，默默望着螺旋桨搅起的浪花，独自出神，一任夕阳的余晖把他的米色绸大褂染得金黄。

这次回扬州探亲，从七月上旬动身离北平，到眼下返回北平，满打满算，不过一个月，除去路上花掉的时间，以及在上海等地的停留，真正在家和孩子们度过的时间，只有十来天。

见到分别一年的爸爸，捧着爸爸带给他们的玩具，孩子们一片欢欣，缠着他整天没完没了，朱自清自然也满心欢喜。但夜深人静时，望着酣睡中的六个孩子，从十一岁的已像小伙子的迈先，到才一岁半的依然病病歪歪的小毛头，朱自清心中又颇感凄凉。他知道，孩子们这次之所以跟他格外亲热，除了一年没见到他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孩子们的母亲不在了。

和妻子武钟谦分手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去年秋天，医生检查出来，妻子患了肺结核，肺上已烂了一个大窟窿，需要绝对静养。劝她去西山养病，她舍不得花钱，留在家里，她又丢不开家务，没办法，只好同意她回老家扬州休养。母子关情，她舍不得把孩子丢给他，说一个大男人家哪会照管孩子，硬要带他们一起走。送他们母子上车的时候，妻子忽然流下泪来，哽咽着说这一别还不知能不能再见。谁知小别竟成永诀，与妻子真的从此天人永隔。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，自己如遭雷殛一样，都惊呆了，一个月，才分手一个月的功夫，她就撒手而去，丢下六个未成年的孩子。当时自己手忙脚乱，立刻收拾行装，准备盘缠，向系里请假，找人接替自己的课程，可找来找去，也物色不到一个合适的教师。怎么办？一来一回最快要半个月，学期已经过半，学生拉下的课程如何补得上？那几天，自己的心都要碎了，最后咬咬牙，只好打

消回家奔丧的打算，就请妻子宽恕自己这个不称职的丈夫吧。过了大半年，自己才得以回到老家，却已只能从孩子们的眉眼间去追寻妻子的音容笑貌了。此刻想想，心里还如针刺般疼痛。

在扬州十来天，朱自清又当爹又当妈，围着孩子团团转，弄得手忙脚乱，仍然理不出个头绪，叫佣人背地里笑了他半天。最后，他不得不走了，北平还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做。临行前，望着孩子们眼中流露出的依依不舍的目光，朱自清心中一酸，差点改变决定。但他咬咬牙，还是走了。

海上风平浪静，轮船带出的浪迹一直连到远方，恰如朱自清连绵不绝的思绪……

尽管朱自清心理上一直拒绝接受，可念四桥祖坟中钟谦墓上的密密青草却在不停地提醒他，和他患难与共十二年的妻子已永远离他而去了。

以后怎么办？孩子们怎么办？放在祖父母那儿，衣食生活固然不用操心，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

在上海停留时，不少朋友问他今后作何打算，他支支吾吾，含糊过去，相知甚深的叶圣陶兄没有问他什么，只一个劲地劝他喝酒，可从他不时投注过来的探询的目光中，朱自清也读出了这层意思。

重新组织家庭，给孩子们再找一个母亲？朱自清不禁自己问自己。北平的朋友们曾为此热心张罗，顾颉刚今年上半年还打算为他介绍对象。但当时朱自清尚未从丧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，根本无心于此，所以写了一首诗回答颉刚兄，说“此生应寂寞，随分弄丹铅”。

可是，孩子们那一张张渴求母爱的小脸不停在眼前晃动，这个现实能不正视吗？

几只海鸥在船尾上下翻飞，发出阵阵聒噪，搅得朱自清心烦意乱……

第一章 清华情话

北平西直门外，有一条漫长的马路，蜿蜒向北而去。沿途道上，清道夫一铲一铲地撒着黄土，一勺一勺地泼着清水。路的两旁铺着石头，专门用来给马车行走。盛夏的太阳照着这条无遮无挡的路，行人不多一会便会燥出一身汗。

渐渐的，路旁出现了高大的官柳，柳树越来越密，形成两行夹道的绿荫。枝桠伸展着，柳丝拂到行人脸上，带来阵阵清爽的气息。柳外清溪一曲，水声潺潺，人行至此，如入清凉世界，暑热全消。穿过一个小乡镇海甸，不远是一座小石桥，过石桥往左转到颐和园，往右转经过圆明园遗址，便是清华园。迎面一座气势不凡的西式大门，门上嵌着清代大学士那桐

题的三个大字：清华园。门前小桥流水，门内左边一株老树。状如华盖，斜欹有态。

清华园原是清朝皇族某亲王消夏避暑的花园，一九〇九年被辟为游美学务处的肄业馆，由此开始了它作为学校的历史。经过二十个春秋的努力，它由一所初级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为一所文理工科门类齐全、师资力量强大、教学设备完善的国内一流的大学——国立清华大学。

八月中旬，朱自清从扬州返回清华园。

回到学校后，朱自清似乎再也没有时间去想那些叫人头疼的事了。他很忙，而今年尤其忙。除了写文章、备课、讲课而外，他得为全系的事操心。这是他匆忙从扬州赶回来的主要原因。

原中文系主任杨振声赴青岛筹办青岛大学去了，把系主任的担子搁到了他的肩上。朱自清是清华中文系的元老，从一九二五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时即在这儿任教授。杨振声作系主任时，朱自清直接参预了中文系教学方针、课程设置、教师聘用、资金安排等大事的确定，可说对系里情况了如指掌，但此刻他独自一人挑这副担子，感觉还是大不一样。他得出席各种会议，拜会学校领导和各系诸侯，协调与学校和别系的关系；他还得主持各种会议，安排本系招生工作，与系里教授陈寅恪、刘文典、杨树达、俞平伯等商量本学年的各门课程和大一国文的教学。一贯顶真的朱自清，力求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。在这个由留美预备学校发展起来的大学中，像中文系这样并非与留美直接相关的系科，像

朱自清这样既非清华出身、也未喝过洋墨水的教授，总不大被人重视。虽说这几年经过奋斗，人们看到了中文系的重要性和实力，“二等公民”的待遇有所改善，但要彻底扭转传统形成的偏见，毕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。惟其如此，朱自清不得不格外慎重，他不愿因自己的疏忽，而使全系蒙受损失，他也不得不格外努力，去挣得一份与别系平起平坐的地位。

但无论多忙，总有闲下来的时候。晚上回到家中，一种凄凉的感受经常搅得他无法入睡。自从钟谦回扬州后，朱自清退掉了清华园西院的房子，搬到了南院十八号。在这儿住了近一年了，朱自清始终无法建立起对它的感情。也难怪，家中冷冷清清，陪伴他的，除了烟头儿冒出的袅袅青烟外，便只剩下挂钟单调的嘀哒声了。写作的时候无人为他端茶送水，劳累的时候无人为他嘘寒问暖，寂寞的时候无人陪他说话解闷，“床空余瘦影，砌冷起蛩声”，这种鳏居的滋味，也实在不好受。这次回扬州时，朱自清特地拐到过去曾教过书的白马湖去看看夏丏尊等老朋友，丏尊兄一家那种夫唱妇随、儿女绕膝的融融气氛，叫他既羡慕又感伤。屋外桃花三两枝，室内清玩四五尊，挈妇将雏，饮酒高歌，那才像个家庭。相比之下，眼前这间屋子，“一室才盈丈，朝朝寝食并。参差图籍乱，宾客往来清”，跟坟墓也差不多。朱自清本不善理家，又从来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每天三顿饭不是老友平伯兄差佣人送来，便是到处打游击。长此以往，如何是好。

年幼的孩子离不开母亲的照拂，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贤内助，看来，是得好好考虑重建家庭的事了。

可是当朱自清定下心来认真考虑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又变得十分沮丧。虽说五四以后男女社交公开，但北平不比上海，风气相当老派，清华大学刚开女禁，寥寥几个女学生如大熊猫般地稀罕，自己的生活圈子限定在高墙大院之中，性格又内向持重，浪漫不起来，还拖着六个孩子，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女性，恐怕也非易事。想到这些，朱自清苦笑着摇摇头，还是任其自然，听凭月老的安排吧。

机会不久便来了。

一天，外文系教授叶公超来访，谈起清华文学院昆曲和中国画导师溥西园托他的一件事。

红豆馆主溥桐溥西园是清室贵胄，做过前清的大将军，但他无意政事，每日以琴画自娱，皮黄昆曲，生旦净末，无一不会，无一不精，是北平戏曲界的名票友。晚年他生活清淡，便设馆授徒，教闺阁小姐、教授太太和学校学生琴曲画艺，并应聘来清华授课，同清华许多教授结为好友，与朱自清也熟识。他有一个女弟子叫陈竹隐，老大不小的了，婚事至今还没有着落，北平也没有她的亲人照料，于是溥西园便托叶公超代为留意。叶公超是个有心人，立刻想到了好友朱自清。

陈竹隐原籍广东，但祖上早已迁居四川成都。她家本为世代书香门第，不过到她父亲这一辈，家道早已败落，仅靠父亲教些散馆及在估衣铺工作的菲薄收入维持全家的生计，日子过得相当艰难。陈竹隐生于一九〇三年七月十四日，是十二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么。幼时读过私塾，但困窘的

家境不允许她继续上学，只能从哥哥姐姐那里学点东西。好在她聪明伶俐，青少年时光倒也没有荒废。十六岁那年，百日之内，父母双双离开人世，这对她是个沉重打击，也使她意识到，今后的路必须自己去走。于是她离家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，开始了独立生活。从女师毕业后，她 and 同学廖书筠等考入青岛电话局作接线生。工作了一年多，她又想继续读书，于是又和廖书筠等相偕来到北平，考入北平艺术学院（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前身），受教于艺术大师齐白石、萧子泉、寿石公等人，专攻工笔画，同时兼学昆曲。去年陈竹隐学满毕业，在北平第二救济院谋了份工作，但她无法忍受救济院长克扣孤儿口粮的卑劣行径，又愤而辞职。此后，她一边当家庭教师教人作画，一边随溥西园学习昆曲。

从叶公超的介绍中，朱自清感到这个比自己年轻五岁的姑娘颇有性格，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新女性。朱自清同意见面。

溥西园和叶公超很快作好了安排，由溥西园作东邀请朱自清。

一个晴朗的秋日，朱自清在叶公超和本系青年教师浦江清的陪同下，来到位于西单的大陆春饭庄，陈竹隐在她的老师和廖书筠等几个女同学的陪同下已等候在这里。

陈竹隐给朱自清的第一印象不错，面孔清秀，身材小巧匀称，尽管说话不多，但谈吐大方得体，显出一副知识女性的风韵。这天朱自清穿了件米黄色的绸大褂，戴着副金丝边眼镜，说不上刻意修饰，倒也风度翩翩，符合读书人的身份。只是不知是疏忽还是别的，忘了换掉脚上老式的双梁布鞋，

显得有点土气。

在这种场合，女性总比男子要细心得多，朱自清露出的这点破绽，还真让她们捕捉到了。从饭店一回去，廖书筠就笑道：“哎呀，穿一双‘双梁鞋’，土气得很，要我才不要呢！”比起这些年轻的小妹妹，二十七岁的陈竹隐自有主见。多年来独身一人闯荡社会的经历使她懂得，在这个时代，一个女子要想保持人格尊严，建立幸福和睦的家庭并非易事，因此，她不看重金钱门第、穿着打扮和生活享受，她看重的是人自身的品格。为此，她曾拒绝了一个家庭富有但趣味不投的纨绔子弟。她知道朱自清是个颇有名气的新文学作家，读过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、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等他写的作品，喜爱他质朴、清新、优美的语言，也为他所表现的真挚细腻的情感而感动。有机会与这样的人交往，陈竹隐是满心愿意的。所以朱自清给她写信，她便也回信，一根红线顺顺当当地拴住了两颗心。

此后，朱自清经常进城去看望陈竹隐，也经常邀请她来清华园玩，把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，带她参加清华教职员公会举行的娱乐会并请她登台演出。每逢这种场合，陈竹隐倒也不似小儿女般扭捏作态，大大方方上台唱一段昆曲。也许是四川人特有的热辣劲儿，也许是她开朗活泼的天性，她在与朱自清的交往中，表现得相当积极主动，让处在单相思中的浦江清羡慕不已。

初冬的一个周末，朱自清没课，便约陈竹隐去游西山。天空一尘不染，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朱自清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，晴朗而又温暖。他们一边漫步一边聊天，海阔